

Phi

Γ

From 2025/10/6

谨以此文，祝福我的好友

第一章 Φ

Amor animi arbitrio sumitur, non ponitur.
爱情可由意志选择，却不能由意志终止。

Publilius Syrus
普布利利乌斯·叙鲁斯

Φ 很幸福。起码，现在感到很幸福。

仍然记得，那不过是数月以前，是 Φ 与 φ 的初次相逢——黑色的小帽下露出一缕细碎的发丝，精致的衣衫在午后的柔光中泛着淡淡的光泽。优雅地挎着一个小包，与 ϕ 并肩走在长长的走廊里。

她的一举一动，仿佛带着某种不经意的节奏，每一个轻微的步伐、每一次转身，都牵动着 Φ 的心神。

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斜斜地洒下，像是专门偏向她一样，洒在她的脸上，细微的尘埃在那一缕金黄的光束中漂浮。她正转头看向 ϕ ，眼神里藏着笑意。

风从半开的窗缝掠过，轻轻掀起她的刘海，也扰乱了 Φ 的心。

那一刻，她忽然抬头。目光在空中交汇的瞬间，时间仿佛在此迟滞。那是一种无声的炽热，带着青涩的慌乱与内心的躁动——只需一见，便已沦陷。

Φ 忽然有种错觉——整个世界都在那一瞬间静了下来，只剩她的睫毛在光里轻颤。少年的脸红，胜过一切情谊缠绵的告白。

自此，Φ 似乎对时间有了新的感知。午后的一节自习课、操场边的漫步、食堂里的嬉戏声——仿佛一切，都与她的身影相连。他开始习惯性地抬头望向那一个座位，哪怕只是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，也会下意识地思绪翻飞。

有几次，他在路上远远看见她，看见她和朋友们并肩走着，轻声笑着。那笑声落进风里，激起一阵波浪。

Φ 不再靠近，只是从旁边经过，目光若即若离。但那短短几秒的擦肩，已足以让他心绪起伏。

他们从不交谈，也未曾真正熟悉，但那份未被说出的情愫，却在空气里慢慢滋生。

直到某个机会，他在座位旁看见她。

昏黄的灯光落在她的肩上，映出重重的阴影，更衬脸上迷人的流畅线条。她侧头整理发丝，动作温柔得几乎让人屏息。

那一刻，Φ 忽然明白——有些喜欢，不应沉寂，最终归于虚无。

它不仅存在于每一次不经意的凝视里，存在于光、风、尘埃与心跳的交错中，还存在于那些尚未说出的话语间。

他看着她，想开口，却又不知该从何处开始。空气似乎变得黏稠，每一秒都被拉得漫长。指尖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摩挲，昭示着早已不平的内心。

他想告诉她，那些偶然的凝望，模糊了内心的轮廓。

想告诉她，那些不经意间的对视，都让自己暗淡的世界变得明亮。

想告诉她，那些看似偶然的擦肩，其实是自己一次又一次拙劣的靠近——

无尽话语涌向嘴边，却只变成了一声轻叹。

将视线移回窗外，夜色正慢慢浸入教室，风从纱窗的缝隙间吹入，翻动着纸页，沙沙地轻响。

心底的声音终于确定了方向，Φ 最终站起身来，走向了那个命中注定的方向...

数月后，季节已在悄然之间更替。风里少了燥热的味道，连阳光都开始变得柔软。

Φ 与 φ 之间的关系，似乎也已悄然发生了转变。

从最初的眼神游移，到如今的自然相伴，一切都没有宣告，却令旁人都早已习惯——无论走到哪里，总能看见他们并肩相伴的身影。

课间时，她常倚在墙边，而他总会不动声色地走过去，轻声问候，然后默契地相伴。

他们会一起走去食堂，寻一处角落，共同享受着这难得的惬意时光。

有时，φ 会向 φ 询问 Φ。但她总是轻轻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一次聚会后，她劳累地趴在桌上，额前的发丝垂落。他稍犹豫了片刻，还是伸手替她别到耳后，轻拂过耳垂上银白色的耳环。指尖掠过的瞬间，她似乎动了，却没有起身，只是轻轻地更靠近了些。

那一刻，世界已在他们身边消逝，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声。

对于 Φ 来说，这种陪伴已无需言语——她在时，他便安定；她笑时，他便心安。

那种无需解释的默契，比任何言辞都要真实。

第二章 ϕ

Odi et amo. Quare id faciam, fortasse requiris.

我恨，我又爱。你问为何如此？我也不知。

Nescio, sed fieri sentio et excrucior.

但我感到如此——而我因此痛苦。

Catullus

卡图卢斯

ϕ 很怨恨。起码，现在感到很怨恨。

远在一年之前，那是 ϕ 刚进入高中时，是 ϕ 人生中的最低谷——惨淡的中考成绩，如一纸判决，宣言着她的失败，褪色了她的人生。

秋的天总是灰白的，像是被脏水冲刷过的纸。迈入新校园的大门，没有喧闹的笑声，也没有想象中的青春气息。风掠过树梢，麻雀展翅飞远。教室的灯光刺眼，如寒霜般雪白，冷冷地注视着 ϕ ，让她愧怍得无地自容。

那是让人丧失一切希望的日子。

但她遇见了 φ 。

独坐在沉寂空旷的教室里，寒风呼啸着从大开的窗户里咆哮而过，卷起试卷漫天飞舞。纸页在空中旋转，又如冬雪飘落。

刹那间，风停云淡。

在被撕开的云层间，金黄的光芒从天顶直射而下——刺眼，但温暖。

那一束神圣的光芒不偏不倚，恰落在门口，落在那一个身影身上。

φ 正站在那里。

她逆光而立，黑色短发被金色的阳光笼罩，信念的碎光在眼神中闪烁，娇小的身躯在阳光中发亮——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坚毅与温柔，让整个世界为她开路。

她微微侧头，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，却足以将 ϕ 的世界重新点亮。

那一刻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在 ϕ 心中漫生——仿佛心中漫长的阴影在她的光辉下退却。

风又起，却不再刺骨。光仍在，覆在 φ 的身上。

ϕ 能听到，自己的心，在那片明亮中轻轻地颤抖。

φ 成为了 ϕ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她们开始坐在一起——吃饭、学习、聊天，几乎形影不离。

课间，是两人休息的时间。清风拂过桌面， φ 会伸手压住那几页被风吹起的纸张。那手指修长且纤细，骨节分明，虽微凉，却让人感到安心。 ϕ 总是看着那只手愣神，然后忽然意识到什么，忙低下头，假装在写些什么。

午后，是两人共处的时光。并肩走过操场，影子在地面交织，风掠过发梢，带着摩挲的声响。 φ 总是轻声说笑， ϕ 只是点头应和，但在那声音的起伏间，却总能察觉到 ϕ 心底某种温柔的悸动。

放学，是两人难别的时刻。天光渐渐暗下，夕阳也流逝而去，在 φ 的肩头拖下一条浅淡的光晕。那光一点点移动，顺着她的轮廓流淌。 ϕ 望着那痕迹，不舍得打扰这温柔的瞬间。

时间就这样缓缓流过。那是 ϕ 有 φ 相伴于身边的日子——早晨一进教室，就能看见心中的那抹光；有人会关心她的身体，送上手边的一杯水；听着 φ 的畅快的笑声在风中回荡，带着心中的温暖。

这些天， ϕ 想了很多。在夜里，偶尔梦回那间被光照亮的教室，梦见 φ 转头微笑的样子——梦里，风很轻，光很暖，而 ϕ 的心，也在光里慢慢融化。

而这一切，从那一天起，戛然而止。

那次与 Φ 的偶遇后，光芒，似乎不再照向 ϕ 。

起初，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变化。只是午间食堂路上的几分寂寞，只是放学后悄然溜走的身影。

ϕ 不断地告诉自己——那只是 φ 的事情，她无权干涉。

可身旁的那份空白，却随着时间慢慢扩散，光线在尘埃中消散，淡而无声。

课堂上， φ 的笑声依然回荡，只是那笑声里多了一份陌生的轻快。她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追随着笑声而去，却在 φ 身旁看见 Φ 的那一刻，僵在半空。两人的谈笑像被阳光笼罩的风景——明亮、温柔，但光芒中，却没有了 ϕ 的身影。

阳光依旧从天顶洒落，只是那道光的中心，不再有她。风从窗外涌入，桌上纸页翻飞。 ϕ 伸手想去抚平，却在触到那张空白的桌面时，忽然怔住。那里原本放着两人互相交换的纸条，贮存着 φ 的字迹与笑声——如今，那里空空如也，只剩一层薄尘，轻轻覆在那曾经美好的回忆之上。

夜里， ϕ 辗转难眠。风从忘记关严的窗缝里钻进来，拂动窗帘，寒气逼人。她闭上眼，那束光仍在眼前——那是她们的初见， φ 逆光而立，笑容一如往常。 ϕ 伸出手，试图触碰再次去触摸那温暖的光辉，那光却毫不留情地碎了，如同水面上的薄冰，一点点破碎、坠落，最终一无所有。

从梦中惊醒，天已微亮。冷光从地平线上斜射而下。她拿起手机， φ 的窗口已沉寂了许久，却忽然弹出一条更新——那是 φ 与 Φ 的欢声笑语。手指在视频上悬停了许久，又止步。心里一阵疼痛，无法掩饰，像世界的坍塌，无从躲避，唯余无言。在内心最阴暗的角落，一缕缕黑雾已开始蔓延。

ϕ 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怨恨什么。到底是怨恨那道光离开了她，还是怨恨自己，从一开始就只是那光的影子，不敢主动追随。

孤独的夜愈加漫长。

每当风掠过窗缝， ϕ 的心中都会响起那熟悉的笑声——轻柔，却又无比锋利，在心头割裂出一道又一道的痕。她开始厌恶那笑声，因为它不再属于她。

更准确地说，那笑声里，再也没有她的位置。

教室中，她仍旧坐在原来的地方，指尖一遍遍描摹着那一道道字痕，那是 φ 的笔尖无意在桌上刻下的印，却仿佛刻在了 ϕ 的心间。那一点点的划痕，在白炽灯照耀下微微反光，温度早已散尽。

往事涌上心头，在心中激起一阵涟漪——如果能让一切都像从前那样，驻足在那些美好的时光中，该有多好。

越来越多的回忆侵蚀着 ϕ 的思绪。 φ 的笑、她的语调、她无意间的侧颜...每一幕都飘落在了回忆与现实的分界线上，飘渺而不可及，却显得那么真实。她甚至开始分不清，这些记忆，究竟是保存下来的，还是她用渴望伪造出来的。

夜色越深，记忆越明亮。光仍在，只是照得她眼痛，无法直视，隐于心间。

她开始感到害怕。害怕那道光彻底消失、弥散，害怕连记忆都疏远到背叛她。她开

始跟随——在教室的尽头、在走廊的拐角、在食堂的桌旁——她假装路过。看着 φ 与 Φ 并肩而行，听着她的笑声渐远，心底被一点点撕裂。终于，下定了那个曾不敢触及的决心。

那早已不仅仅是嫉妒，而是内心深处的渴求。她渴求的不是 φ 的笑，也不是她的陪伴——她渴求的，是那份被光照亮的确定感。

她开始做梦。梦里，光回来了。 φ 又站在那间教室门口，逆光而立。她试探着伸出手，这一次，光，完好如初。她再一次触碰到了那温暖，也触到了那份不受袭扰的安宁。

她在梦中轻声说：

“别走。”

光没有回答。但她知道——这一次，光独属于她。

第三章 φ

Quidquid amat, cupid;
凡是爱着的，必有所欲；
quod cupid, aut sperat aut timet.
凡有所欲的，必或抱希望，或怀恐惧。

Lucius Annaeus Seneca
卢修斯·安奈乌斯·塞内卡

φ 很绝望。起码，现在感到很绝望。

漆黑的房间，窗户被厚重的木板封住，透不过一丝阳光。空气沉闷得如同一潭死水，凝固着，让呼吸都变得困难。

φ 睁着眼，却看不清任何东西。在这不存在光的一角，只剩下她与无尽的黑暗。

时间在静静地流逝，或仅过去了一夜，又或已过去了几天。挂钟的滴答声早已失去了意义，唯有自己的心跳声，在空屋内回响——一声又一声，重叠着，如深谷中空荡的回音，悠远，却飘渺。

φ 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。记忆仍在脑海中旋转，一幅幅混乱的画面闪过，却突然定格——那一刻， ϕ 的眼神倒映在她的瞳孔中，不再如往日般温柔，也并非充满怨气——那是一种诡异的执念，空洞，但执着，像是光芒消逝后的暗影。

记忆再次翻飞。她记得，自己无助的呼喊在风中破碎；她记得，那只颤抖的手坚定的伸向她的身躯；她记得，门锁转动时细碎的声响——那声音是如此的轻柔，却比任何哭喊都沉重。

四周重归寂静，只剩身躯颤抖，带动锁链发出金属碰撞的声响。

在这无边的黑暗中， φ 只能面对着她自己。困惑、恐惧、怜悯，到最后，甚至一丝丝的心痛，一齐涌上心头。

她开始怪罪 ϕ 的冲动，却在这绝望的寂静中莫名感到一阵悲哀——那是被孤独逼入绝境的灵魂的低语，一声轻过一声，情真意切，无法忽略。

她开始思考，这一切是从何处开始的？

想起从前，在那间沉寂空旷的教室中，那道从天顶洒下的光芒，映照在 φ 的眼中——那双正从霜雪中融化的眼神中——那时，她从未察觉，自己，竟站在那道光中。

她开始怀疑，怀疑是否是自己，落下影子，滋生出黑暗，怀疑在 Φ 高大的身躯下，阴影中的呼喊是否被忽略。那道影子终向她伸出了手，想要抓住，哪怕最后一缕微光。

她闭上眼，黑暗再次在眼前浮动——如潮水，淹没了她的意识，那是深入骨髓的渴望，挣扎着抓住属于自己的温暖。

她忽然意识到，真正令她恐惧的不是黑暗，而是这份黑暗来自一个曾与她并肩而行的人——一切似乎早在无人留意的缝隙间悄悄滑向了终点。

记忆的碎片浮沉，遥远的白日在脑海中回荡——那束光、那道笑声、那次陪伴、那个温暖，一一在黑暗中消逝。

呼吸愈发浅了，窒息感一阵阵袭来，空气已经稀薄到不足以支撑 φ 那瘦削的身躯。她感到一阵轻微的疼痛，又迅速被温柔的麻木取代——情绪已成为了奢侈的累赘。四周的一切都在远去，遁回那黑暗的虚空之中，像潮水退向不可知的深海当中。

那一刻，一点星火现于眼前，静谧地飘荡在空中——那不是刺眼的日光，也不同于 φ 梦中的余晖，而是一道极淡的、几乎无法察觉的微光，在黑暗的缝隙间轻轻浮动。

光芒缓缓靠近， φ 挣扎着伸出手——手指已无力，却仍竭力保持着那微弱的姿势。光在指尖散开，如同一朵花缓缓绽放，随后，万籁俱静。

黑暗重新归于黑暗。

φ 突然感到一阵揪心，没来由的。

夜已深，窗外的灯光早尽数熄灭。风低吟着飘过，细微而漫长。 φ 仍坐在桌前，无法入睡——自刚才，胸口突然而来的疼痛让她几乎无法呼吸——那仿佛不是身体上的疼痛的，而是从灵魂深处蔓延开的冰冷、麻木。

呆呆地望向桌面，桌上正放着一叠笔记，页角在长久的翻动下轻轻翘起。伸手去压住纸角，熟悉的触感传来，使她突然愣在原地。

她愣了许久，才发现自己的意识中，一个名字正无声地呐喊——那声音极轻，几乎被黑夜吞没。

站起身，走到窗边。天幕低垂，云层层叠，灯火摇曳不定，忽明忽暗。她注视着这座城市，深夜里，那片深沉的黑——胸口的痛愈发清晰。似乎有什么，在那里，彻底熄灭了。

她忽然想起，从前的教室，那束从天顶坠下的光。那时，她总以为光会永远存在——

只要她不离去，她就不会消散。可此刻，她发现，记忆中的光，虽仍然陪伴着自己，却不再明亮，逐渐消沉，唯余飘渺。

她的手颤抖着轻触玻璃，冰冷的触感像某种回应。

她忽然惊觉，低头，俯视着自己修长的手指。那双曾拥抱过她的手，现已沾染污秽，纯洁不再。

风从窗缝间渗入，掀起桌上的纸页，一页跌落在地，轻得几乎没有声响。

俯身拾起， φ 的字迹历历在目。笔画纤细而温顺，墨色早已褪淡。她看着那几个字，仿佛听见了久远的笑声，却又在一瞬，被内心的梦魇吞噬。

这一切，是真实，还是梦幻？

她忽然明白，猛然站起，胡乱穿好衣服，匆忙冲出门去——胸口的痛无法再掩盖了。

Φ 已经不眠数个夜晚了。

焦急地守候在手机前，不厌其烦地打出一个接一个电话，只为抓住一丝她的讯息——这已是 φ 失踪的第三天了。一次次，徘徊于街头、学校、住所，只为挽留哪怕一丝希望。只是，在他们曾共同留下的痕迹中，只能看见 Φ 独自落寞的背影。

那一夜，风很冷。

天边云朵低垂，寒夜的薄雾笼罩了城市，高楼的轮廓在雾霭中模糊不清，只剩 Φ 的身影，独自行走在空无的街道上。

记忆中的画面涌上心头——明媚的阳光、灿烂的笑声、烂漫的笑容， φ 戴着一顶小帽，正朝他招手。笑容中那一抹熟悉的温暖，融化了 Φ 的内心。他正要回应，喉咙却突然沙哑。轻声叹气，摇头苦笑，止住颤抖的指尖，继续沿着马路向前走去——那不是通向美好的路，也绝非离开苦难的路。

一片死寂中， Φ 无言。

φ 愣在了原地。

房门大开着，钥匙仍在锁孔里微微颤抖。屋内漆黑一片，只有走廊里泛黄的灯光渗入门内，斜照出一片光晕，却驱不走驻留的黑暗。屋内的气息冰冷、凝重，弥漫着不自然的死寂。

φ 缓缓踏入房间。地板在外来者的脚下发出清响，漫出的水随着蜿蜒的弧度缓缓流淌，并非冰凉，却寒冷刺骨。她没有开灯，只是默默地走向黑暗。

空气中仍残留着淡淡的气息——那是她最熟悉的气味，属于 φ 的，独一无二的气味。这气味，曾陪伴她度过无数次哭泣，也分享过无数次喜悦。现在，与呛人的血腥味相融，却仍保持着那独特的，让人沉醉其中的甜蜜。

ϕ 不敢打开卧室的门。

一把小巧的钥匙，不到十克的重量，却隔绝了内外两个世界。金属的银色光泽忠实地映出一圈白色的光晕，晃得她眼花。手止不住地颤抖，锁孔上磨出了轻微的刻痕。用力转动钥匙，久缺维护的锁芯颤抖着发出异响。门把手因锈蚀而倍感顿涩，吱呀地挣扎着。

卧室的门打开了。

风从门中穿过，从窗板上破裂的缝隙中溜走，卷起窗帘的残角，轻轻拍打着墙壁，发出细簌的摩擦声。

陶瓷杯的碎片在地上散开，如漫天星辰，星星点点地散落着，却不散发微光。洒出的水粘稠，无法流动，一片死寂。枕头被扔到墙边，内部的棉花内衬翻到了外侧，一个挨着一个，杂乱地堆叠着。床头柜倒在地上，银质的装饰摆件散落满地，滚到床底下，失去了踪迹。床头的铁环仍坚守着它的职责，忠实的铁链固定于其上，不曾有丝毫松动。

依稀看见床边的影子，娇弱的身躯无助地倒下，柔软的轮廓被白色的被单掩盖着。被角半垂下床沿，粘稠的液体在空中凝结成小块，聚集，滴落。

ϕ 的手指轻抚过门边，金属的门框触感冰凉。她无法克制内心的战栗，没有靠近，只是站在门口，凝视着那一片静寂。

她忽然想起许久前的一幕，伸手掏向衣兜，取出卡包，一张照片占据了内层的整个封面——那天阳光正好，风和日丽， φ 正伏在窗前书桌写字，忽然注意，微微侧头，风拂起了她的发丝，她正在向着 ϕ 微笑，笑意中含着一丝羞怯。薄唇微张，甜美的声音流出，约定着终生的友谊。

如同落叶掠过水面，泛起阵阵涟漪， ϕ 终于清醒，那命运无情埋下的伏笔，预设了告别。

缓缓蹲下身，指尖轻触地面上尚未干涸的水渍，冰冷，粘稠。触觉一点点崩塌。她将额头抵在门框上，呼吸急促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泪水滚落，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因为再也无法感知到痛。

黑暗很静，静得仿佛能听见寂声的回响。

窗外，晨色尚未到来。

而屋内的一切，已然落幕。